



“熬”出境界

蔺丽宏

“熬”是一个形声字，从火，从敖，“敖”表声，“...”表义，表示用火久煮。

“熬”的本义是用火长时间地煮。

由此看来，“熬”这个字最早与饮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。但日常生活中，如若留意一些就不难发现，“熬”不单与饮食相关，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“苦日子熬到头了”，意味着苦尽甘来；“又熬过了一个坎”，意味着又战胜了一重困难。熬，慢慢琢磨，意韵深远。

“熬”，重在强调“久”。久是什么，是时间很长，有些时候，甚至长得让人等不到、盼不到。“熬”，变成了一种“煎熬”。用上这个词的时候，多是人的处境不如意、不顺畅、不痛快的时候。阻碍的出现，困难的羁绊，失落的打扰，痛

苦的纠结，让人无法逃避，无法摆脱，无法解除，无法化解，唯一的方法就是“熬”。这一切熬过去，就好了。就像季节，熬过了漫长的寒冬，就等来了冰融雪化，春暖花开。就像夜晚，熬过了无边无际的黑暗，就等来了旭日东升，光芒万丈。

“熬”，是用文火长时间地煮。所谓“文火”，与“武火”相对，后者性格暴烈如武将，一言不合就刀光剑影，不给人们点儿回旋的余地、喘息的机会。

熬，需要的是文火，不大不小，不疾不徐，不紧不慢，从容坦然。

面对金中的种种食材，任你是豆腐青菜和粉条，还是鸡鸭鱼肉和海鲜，用时间与耐心与之细细碎碎地缠，熬着熬着，层次就出来了，味道也就出来了，精髓就出来了，境界也就出来

来了。

熬，要舍得花时间。一锅好粥，一锅好汤，靠的都是熬的功夫，都是时间的耐力成。相比较于一夜成名，转身逆袭的光鲜，舍了很多时间熬出来的成功才更有韧性，更有韧劲，更能经得起打，扛得住风雨。

熬，要经得起考验。火考验着每一粒粮食，每一种食材。火，也考验着每一个生命，每一种人生。扛得住火的炙烤，食材就从生涩走向成熟，从僵硬走向柔软，从干瘪走向饱满，从无滋无味走向滋味万千。扛得住火的炙烤，人，便也从幼稚走向成熟，从浮躁走向沉稳，从犹疑走向坚定，从单薄走向丰厚，从浅薄走向深邃，从狭隘走向广阔，从无知走向智慧……

熬，是一种沉默的坚持，是一种笃定的坚守，是一种炙热的历练，是一种能量的积蓄。时长日久，小流成大河，滴水能穿石，熬可出境界。当然，熬，也有原则和底线，有“准则”和“法度”。熬的过程，需要阳光的心态，需要积极的思维，需要正能量的态度和想法。

熬，表面上是无奈，骨子里却是坚韧；看上去是退守，实际上却是进取。熬，是人生的一种智慧。世间非凡的业绩，了不起的功勋，美煞旁人的优秀与卓越，无一不是熬出来的。那些鲜花与掌声的背后，是每一粒种子的煎熬，是无数滴泪水的煎熬。

人的一生，需要慢慢走，去欣赏；也需要慢慢熬，去品尝。

苦瓜至味

钟芳

苦瓜，是一种很独特的果蔬，因其味苦而得名，有“苦味之冠”之称。一片苦瓜入口，慢慢咀嚼，肉质脆嫩，其素淡的芳香和苦尽甘来的滋味让人有渐入佳境之感。

读过作家林清玄的一篇短文，说的是关于苦瓜的故事：有一群弟子要去朝圣，师父拿出一个苦瓜，让弟子们随身带着。回来以后，弟子们把苦瓜交给师父，师父叫他们把苦瓜煮熟，当作晚餐。师父吃了一口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奇怪呀，这苦瓜竟然没有变甜。”弟子们听了，好像悟到了什么。苦瓜最本质的味道是苦，不会因朝圣而改变。真正懂得它的人都知道，那一丝丝特殊的苦味其实也是人生一味。对世人而言，大多数的生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，都会遇到艰难险阻，不必因不平而泄气，也不必因困苦而烦恼，只要勇敢地接受挑战，迎着苦前行，就会挣脱困境的束缚，迎来光明的前景。

汪曾祺在《五味》里写道：“苦瓜之名，我最初是从石涛的画上知道的。”明末清初，中国画坛有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艺术大师石涛，曾自称“苦瓜和尚”，他的著名画论《苦瓜和尚画语录》，阐述了山水画创作与自然的关系、笔墨运用的规律及山川林木等表现方法，“扬州八怪”和现代大写意花鸟画都受到他的影响。据说他餐餐不离苦瓜，甚至把苦瓜供奉案头朝拜。

很难想象，一个人对于某种食物的喜爱，可以达到这种痴迷的程度。

苦瓜的苦，与众不同，它是洁身自好的苦，苦得纯粹，苦得清灵，不会把自身的苦味传染给别的菜，这种“不传己苦与他物”的特点，使其得了“君子菜”的雅号。清代屈大均著《广东新语》评价苦瓜道：“杂他物煮之，他物弗苦，自苦不以苦人，有君子之德焉……其性属火，以寒为体，以热为用，其皮籽皆益人，又有君子之功。”中医认为，苦瓜味苦性寒，是消暑涤热、明目解毒的天然药方，“良药苦口”的道理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诠释。

遍尝酸甜苦辣咸，味道不同，情趣各异。苦，也是人生况味之一，唯有坦然面对沉浮，才能从苦中得到养分，品出甘甜，让生命散发出无限的芳香。

四季李渔

蔺丽宏

十月称为“蟹秋”。他还用花雕酒腌制醉蟹，留待冬天食用。他笔下的蟹“鲜而肥，甘而腻，白似玉而黄似金，已造色香味三者之至极”。

李渔说，秋在四季中最宜出游，“有山水之胜者，乘此时嬉游而游”；还“宜访老友”。是啊，秋光明亮，人心沉静，山水形胜并老友情愫，更易人心、颐养身心。

冬日，留将几日专看梅花。他在山中搭起帐篷，三面为实、一面为虚，帐中设炭火，既可取暖又可温酒。在园内设纸屏数扇，覆以平顶，四面设窗，尽可开关。这精细而又隆重的准备，意欲何为？赏梅。

那风雪载途之日，实为酷季。冬日为乐，“须设身处地，幻为路上行人，备受风雪之苦，然后回想在家，

则无论寒奥晦明，皆有胜人百倍之乐矣。”李渔的意思，懂了退一步，便学会了“乐”之迂回术。在冬天，李渔还有白菜略作烹食之乐：“其杰出者则数黄芽，每株大者可数斤，食之可忘肉味。”他喜欢大白菜的芳馥松脆，蔬菜之本味、淡淡、鲜味，是他浓郁情趣的上好底子。

夏季之荷，在李渔，不是精神上那一缕虚幻。它可赏，可吃，可鼻，可用。从嫩叶出水，到蒂下生蓬，蓬中结实，“避暑而暑为之退，纳凉而凉逐之生”，枯荷叶，用来包装，枯荷梗，用来居室点缀，真是“无一物一丝不备家常之用”。

报春的水仙与兰，也是李渔一“命”。李渔安家南京，一个重要的原因，是因为南京是水仙的培育地。一个

春节，李渔穷得连过年的钱都没有了，家人只得将耳环、发簪典当换钱，买来水仙，给他过个欢喜年。李渔爱水仙的清姿媚态，也敬佩为水仙命名的人，他说如若见到，定要跪拜。

春日可出游，出游宜喧嚷。在李渔看来，春日属“不求畅而自畅”的青春之季。该闭藏时闭藏，该宣畅时，自然要宣畅。

春笋之鲜，断不可错过。“蔬食中第一品也，肥羊嫩豕，何足比肩。”怎么，你不信吗？“将笋肉齐烹，合盛一簋，人止食笋而遗肉，则肉为鱼而笋为熊掌可知矣。”据说笋心尤美，肉质就像梨子或荸荠，清、鲜、淡。

活在这珍贵的人间，泥土高溅，扑打面颊。人类和植物一样幸福，爱情和雨水一样幸福。我想，这句诗的作者跟李渔，灵魂定然是相通的，心底都拥有一份化不开的浓情。那种情愫无关文艺、小资，无关敏感、优雅，那是一种生命的浓烈度，是对生活的高度热爱和别致解读。

致奋斗者

石林

回首百年 一路走来
是你们以吃苦为乐 创新为荣
传承爱的奉献
是你们舍小家为大家
进而有为 不负韶华
倾泻的汗水是珍珠是碧玉是琥珀
——奋斗 生生不息

一起向未来
说不尽 道不够
你们笃行不怠的人间佳话
点不清 数不完
你们奔腾不息的传奇世界

致敬你
——奋斗者
新时代的答卷
由你们倾情书写
致敬你
——奋斗者
伟大复兴的中国梦
必将在你们手中实现

你好，夏天

吕会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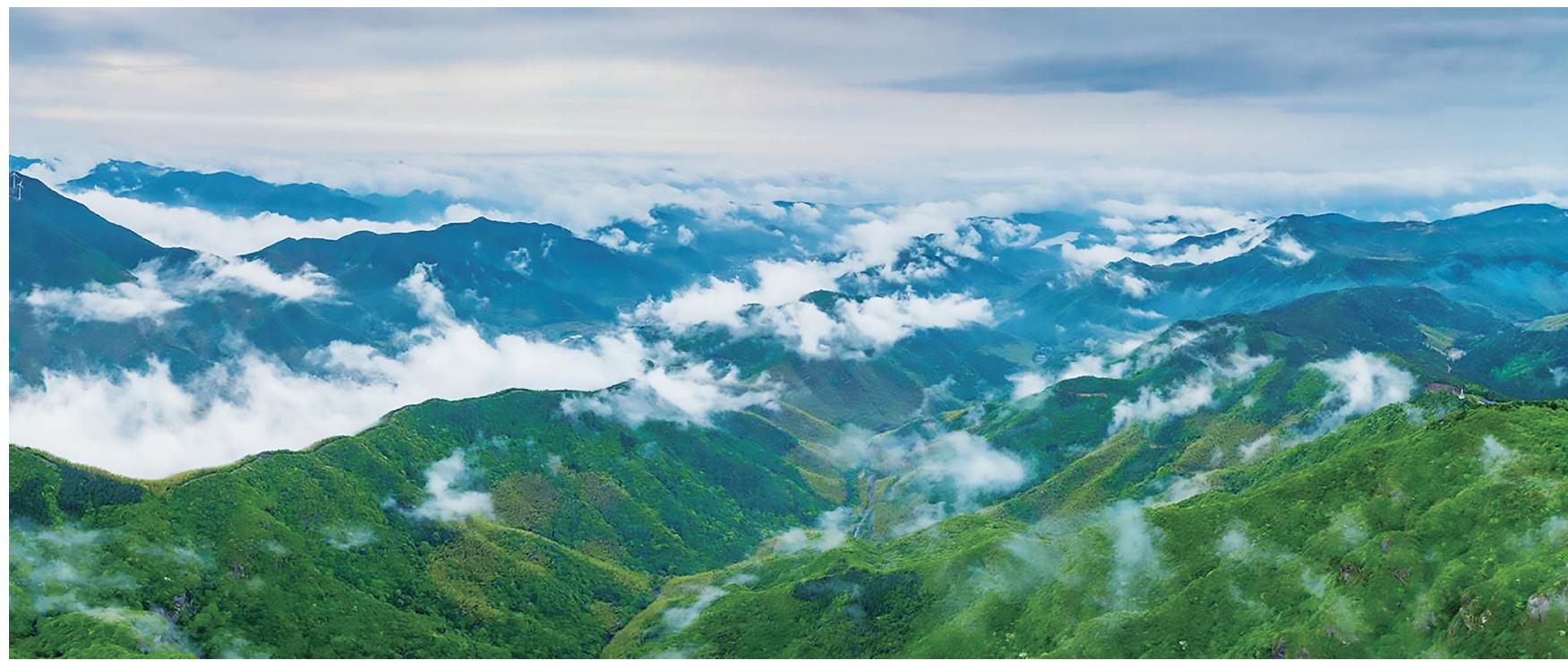
总有
一份美丽的遇见
以热烈的方式改写五月
不管春天如何缱绻

来不及
捡拾紫藤零落一地的思念
夏天已伫立在日历一角
笑容亲切而又灿烂

你好，夏天
是不是我又可以
在一片蛙声中寻找古意
在一场雷雨后守望彩霞满天

你好，夏天
我多想掬一捧月光
在一个微风的夜晚
和你一起坐在麦子飘香的田间

本版投稿邮箱 Email:dtyungang@126.com



山雾之恋

陆冠京摄

玩泥巴

林兴明

玩泥巴太好了
没有人能左右你捏什么
或者不捏什么
任你打开想象的大门

捏一间房子，配上一方土炕
炕沿长的枕头上睡着一家人
捏得太好了，连呼噜声
都能捏得很有意思

一圈一圈地各自独立，又相互混淆
捏些动物
有身边的牛羊驴猪猫狗鸡鸭鹅
也有天上飞的麻雀喜鹊布谷

南沟是个什么地方？南沟里有什么？
南沟是我家门前的一道沟。走出我家街门，下几级台阶，顺着一条“z”字形坡路走下去，就是南沟。

南沟里有清泉，在绿草地上，掩盖在绿草下。泉水非常清澈，清澈得能数得清泉水里的草。青蛙和蝌蚪在泉水里散步，蜻蜓和蝴蝶在草丛上翻飞。红色的、紫色的、黄色的、蓝色的……许多不知名的小花星星点点地散布在绿草中，鲜艳夺目。南沟的沟底是一片湿地，看上去像是绿毯，走上去却是沼泽，不知道的人往往上当。

南沟里有树，有杨树、柳树、杏树、榆树，高高低低，错落落落，参差不齐，但都生长在南面的沟坡上，树密得能藏住人。北面的沟口上有三棵大柳树，最粗的一棵大概需要两个人合抱。三棵柳树树冠庞大，枝条茂密，浓荫罩地，亭亭独立，是村里的一道风景，走进村子就会被它们的张扬所吸引。

南沟里有石头，是玄武岩的黑石头，大大小小，星罗棋布。大的如牛卧伏，小的似羊散牧。不知道这些石头如何而来，有的明净光滑，有的青苔覆盖。明净光滑的石头让人浮想年代的久远，日月侵蚀，青苔覆盖的石头让人们看到现实的见证，风雨蒙尘。大自然的造化神奇莫测，历史的风雨烟云总是展现在大地上，令人费猜费解。

南沟最让我留恋和难忘的是，它是我人生之初的玩耍地，拔兔草、捉迷藏、采蘑菇、摘杏儿、打群仗、掏胶泥、耍土土……儿时的足迹洒满了南沟。耍土土

让它拉上一挂装满粮食的车
捏一挂大马车
车上坐着最美的新娘
捏一条宽敞的大马路
朝着梦的方向

玩泥巴太好了
让我懂得了黄土的温顺，还有
梦是可以放飞的

就是在南沟的沟坡上、树行里、杏树下、土台畔、崖沟旁，垒院落，搭房子，圈地片，做活计，演示大人们的田园农事和居家生活，在土地上变着法儿地折腾。记得每逢下雨的天气，天一放晴，我们就会迫不及待地去南沟的树行里采蘑菇。当然南沟的地界并不大，收获自然也很小。但我们的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去采蘑菇，而是为了去寻找马皮袍。我不知道马皮袍是不是蘑菇的一种，只知道它不能吃。它是一个圆圆的圪蛋，大不小的不等，有时候运气好就碰到一个。采到了马皮袍如获至宝，我们高兴地把它拿回家，不无得意与炫耀，然后放在门头上让它阴干。等干了之后，里边全是灰灰的面面，就找一张什么纸把它包起来藏好。如果有谁在干活中、玩耍时蹭破了皮肤血流不止，就赶快拿出马皮袍，倒出灰面敷在伤口上，血立马止住。所以蘑菇采到采不到无所谓，我们只是好奇地想遇见马皮袍，采到它就像做了一件什么大有意义的事。

我是在南沟里目睹了青蛙和蛤蟆的全部的成长过程的。冬天里，我们一

敢进去过，相传有怪兽出没，很瘆人，可我们玩闹起来，胆子也就大了，啥也不怕了。我们自封司令军长，各自带着队伍，蹲上跳下，游击作战，玩打仗。武器是自制的木头的、纸编的手枪，枪管则是树枝木棍，每人头上戴着一顶用野草和杨柳树枝编成的掩护帽，“冲啊！”“打啊！”，大呼小叫。跳沟崖、爬沟坡、窜沟沟，抢占山头，占领地盘，占地为王。每每玩过一场，论成败，议得失，夸英雄，赞胜利，总结胜败经验，谋划下一场战役，准备伺机再战，好不过瘾。应该说，南沟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乐园。

南沟仅仅是我故乡的一道小沟沟，不宽不长，静卧在村边。但它是自然的，历史的，时光的，而且在我童年和少年的时候是生机勃勃的。但在1989年，一场地震，我的故乡被毁于一旦。天命之年，我追寻故地，南沟是依然存在着，但泉水不见了，茂密的树木不见了，河柳不见了，绿绿的沼泽地不见了，青蛙和蛤蟆不见了，沟也没有过去那样深了。岁月推移，沧桑变迁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，如今的南沟，好像更没有过去长大了，一眼望到头，沟崖灰秃秃的，沟坡也不是那么陡了，沟里荒草萋萋，只有大大小小的玄武岩黑石头，虽被野草和风尘所掩藏，但还倔强地坚硬着，仿佛还在支撑着什么。站在沟口，我不禁怀念过去的南沟，忆起儿时的欢乐。

南沟记忆

刘富宏

众孩童在南沟的坚冰上溜冰打滑擦、放陀螺、划冰车，往往脸冻得通红，手冻得生疼，脚冻得麻木，却玩得忘乎所以，乐此不疲，流连忘返。等到春风起了，冰雪消了，小草渐渐地吐芽了，清新的泉水里或者是绿绿的草地上，不知怎么就有了青蛙和蛤蟆，它们呱呱地叫着，宣示着自己的存在。不几天，我们看到一只蛤蟆背着一只蛤蟆，在水里漫游或在地上蹲踞，我们那时并不懂得它们是在通过抱对繁殖后代，便拾上小石块去打它们。之后不久，就会在泉水上发现飘起一层一层的蛤蟆胞衣。蛤蟆胞衣薄薄的，很透明，一长条一长条地泡在泉水里，胞衣里是一串一串的黑点点。这些黑点点起初比米粒还小，但在一天天地变大。再过不几天，突然又会发现，胞衣不见了，代之而来的是泉水里簇簇拥拥地游动着好多好多的小蝌蚪。小蝌蚪已经有绿豆那么大，摆动着小尾巴，黑亮黑亮的，煞是可爱。这也是我们儿时喜欢玩耍的，我找了酒瓶子或者罐头瓶子，捞了大小不等的蝌蚪放在里面看，有时还摆在家里柜子上，观